

当微信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联络方式之后，围绕微信便不停发生着许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几天前，一个以热爱歌唱的微信群的主对我发起邀请，要请我给群里的歌唱爱好者们上一节课。

这事让我觉得摸不着头脑，教声乐？微信上么？这是怎么教法？

音乐专业中的声乐课，总是一对一面对面进行的，学生的

口型、用气、行腔、吐字，甚至站姿，总是需要展现在教师眼前才行，如果教师看不见学生的现场表现，怎么教导呢？单用耳朵听么？或者说凭借经验从声音中想象学生的一切演唱行为么？不用眼睛，只用耳朵了？这可实在太不专业了。

群中大多是业余歌者，群主小王对我说，吴老师，他们有你给教导一下，亲耳听到你的指点就是他们很大的满足了。

这个就不好拒绝了。说实在的，我倒只是想亲身体会一下微信上声乐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

那天，我白天去录直播，讲了一下午歌剧“卡门”，满脑子都是激情四射的卡门序曲、无比浪漫的“爱情像只自由的鸟”，还有激昂万分的“斗牛士之歌”的铿锵旋律。赶回家里喝了杯白开水，就把我的iPad放到桌面上，搬一把椅子坐下来开始等待授课。

群里开始蹦蹦跳跳地出现“群秘”的通知。啊哈，现在群里都配备秘书啦！而群秘每一次发各类通知

的时候态度可谓严肃，与本群主题有关的内容大家可以随意发放，但有的人会把不相干的东西发上来，负责的群秘就出面干涉了：某某，你发的内容与我们群的主题无关，下次不许啦。还有的人会在人群众多的群里发放广告，卖什么东西啦，金融消息

微信课堂

吴霜

啦，保险信息啦……这会惹怒群主，立马将他踢出群。总之，一个专有主题的微信群的群友大都是所谓志同道合者，正应了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于是我参与的歌唱群群秘开始发音啦。一段悠扬的音乐响起，只听得到一个悦耳男生在说话：各位热爱歌唱的群友注意，我们的声乐授课时间到了，大家请按报名的顺序开始唱，吴霜老师在每个人唱完后开始点评，其他人员不要插进与授课不相干的内容，发给老师的红包其他人不要乱抢。

啊哈，还有红包呢。歌手们陆续歌唱起来。他们都是业余爱好者，唱的都是自己喜欢的歌曲，以中文歌为主，水平自然是参差不齐，其中不乏声音条件很不错的。我听着他们在各自的环境当中的歌唱，心里在想着，原来看不到歌手本人，也可以听得出许多内容哦。比如说，节省了眼睛的功用，耳朵的辨别力便会分外敏感，你会听出他的呼吸通道是否顺畅，他

的咬字是否真正达标，舌齿和唇齿的力量是否足够，他的声音频率控制是否准确，他的呼吸点是否安排得当……这一切，闭上眼睛也能清晰可见。

我开始觉得这种授课也有点意思。我告诉一个歌者，“你的声音有颤抖，这是不允许的，它会造成你音准不达标，而且也浪费许多不必要的气力。歌唱时你要把呼吸点放得尽量低，我们唱歌的人讲究的是腹式呼吸，起点越低高音就越容易够得着。”这位歌者告诉我，“老师我就是唱歌总爱抖，这真是我的毛病。”他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会感觉到他的那种对歌唱的极度热爱，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微信上聊起来竟也十分自然，毫无陌生成感。

当一位歌者唱了几遍以后，兴致越来越高，不停地唱不停地问，群秘就不高兴了：某某，你的时间已经过了，下一位准备唱。上一位好像没听见，还是继续唱他的，而这时我已经不能再和他对话了，因为他已经侵占了下面人的时间。我们的授课持续时间是两小时，参与歌唱者是七到八位，那种认真态度与我平日里授课的专业学生一点儿不差。一位唱完，他会真诚感谢，而且一会一个小小的红包会蹦出来，八元六元以至十几二十几元不等，点击、收钱。哈哈！不是钱的价值问题，是那种无端得了彩头的感觉竟让我觉得蛮开心。

微信授课，好像是个游戏，少了一些肃然，却多了不少乐趣。

的治疗就复杂多了。先天性心脏病包括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瓣狭窄等等，其治疗有十分复杂。手术过程中往往需要让心脏停跳，这就必须配备体外循环（人工心肺机）。这位钱之光大医生从哪里学来的这么高超的学问和技术，他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复杂的设备和手术器械，能在抗战时期苏北的农村里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心脏手术，实在是编得太离谱。

其实编者在编写这个情节之前不妨请教一下医生，也不必是心脏专家，一般的医生应该都能看出这个情节的荒唐之处，只要花几分钟给医生打个电话就可以避免。

编得太离谱

钱绍昌

1988年深秋，我去北京组稿，临行之前，报社领导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去拜望夏（衍）老，向他致意。

记得那天是11月1日，天气晴朗。约好下午3点去夏老的住处。

夏老的寓所在大六部口街14号，是一个幽静的四合院。到了那里，只见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正房内有两位女同志正在聊天。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女青年迎上前来，我猜想她可能是夏老的秘书林曼，我们已通过几次电话。一问，果然是。她把我领到了夏老的卧室兼书房，并叮嘱我谈话不要超过20分钟。

夏老坐在藤椅上，他正在看报纸，见到我，与我握了一下手，然后很和蔼地招呼我坐下。话题，自然是围绕着《新民晚报》展开。

可是先天性心脏病



女孩日记（油画）孙洪敏

每当看到长假期间各旅游景点人头潮涌，我便会想起自己一个人凭吊曹植墓和仓颉墓的情景。

几年前的冬至日，我去山东省东阿县，参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东阿阿胶的开炼仪式。古阿井是传说中中国四大宝井之一，只在每年冬至子时开封取水。当晚11时，我冒着零下16摄氏度的严寒，在凛冽的寒风中参加取水仪式。

东阿历史悠久，汉置县相沿至今。三国魏才子曹植曾在东阿为王。他才思敏捷，七步成诗，流传至今。第二天上午得半天闲，便乘出租车去鱼山景区凭吊曹植墓。

一个人的凭吊

哲俊

出东阿县城南行，是一条沥青道，如今道路两边还留有不少遗迹呢。可惜时值天寒地冻，无法体味杨柳依依，只能遥想当年的繁华与辉煌。

买票进入鱼山，可能是天气的缘故，偌大的景点竟然就我一个游人，感到十分意外。

鱼山是泰山余脉，占地1200亩，因形似乌龟静卧而得名。鱼山脚下即是九曲黄河，河对岸是广袤的鲁西平原。曹植生前常“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志。”因此，在他死后，他的儿子曹志将他的遗骸葬于风光秀丽的鱼山麓。曹植墓在全国有多处，但都是曹植的衣冠冢或纪念地，真正的曹植墓就在鱼山，这有考古工作者在曹植墓壁上发现的铭文砖为证。

曹植墓依山营穴，1700年来历经沧桑，1996年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四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凭吊了曹植墓后，又参观了子建祠，在隋碑亭与曹植墓之间，有一条弯曲的青石板路，很短，仅七步，这是人们为怀念曹植修建的七步路。他当年七

步之内吟出“煮豆持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人将其演绎成四句，流传至今。

游览了羊茂台、洗砚池、梵音洞、观河亭、穿阳洞后，看到了一块“中日两鱼山友好纪念碑”。原来，传说中曹植在鱼山闻梵音，首创了中国的佛教音乐，唐时传入日本且流传至今。为纪念曹植的功德，日本佛教界将本土的一座小山命名为鱼山，将曹植奉为日本佛乐的鼻祖。每

大六部口街那座幽静四合院

严建平

说，应该看看陈铭老，前一时期病情很危险，九十多岁的人了，对晚报非常有感情，不容易啊。

不知不觉，谈话时间已过半小时，林秘书进来示意了一下，我不得不起身告辞。我握着夏老的手说，我要代表全家向您致谢，我祖父平反昭雪时，您特地送了花圈。夏老望着我，问道：你的摘要发是……我回答：

冬日食桔，润喉舒喉，现在上海街头水果店里大多是浙江蜜桔、砂糖桔、贡桔，苏州来的桔子看不见。记得儿时常见苏州人挑着担子在上海街上卖洞庭山小红桔，味道清甜有核。秋冬时节的太湖三万六千顷湖面云白风清，霜叶染红天平山，黄叶纷飞西山岛，这是一年中最富有诗意的时节，古人咏桔句：“树树笼烟疑带火，山山照日似悬金。珠颗形容随日长，琼浆气味得霜成。”

苏州洞庭东西山附近有邓尉，缥缈、上方、穹窿诸峰。当以洞庭山物产丰富，春夏秋冬山间出产美食，苏州谚语山家十八熟计有梅、桃、枇杷、杨梅、藕、菱、笋、桂花、银杏、桑、茶、野蕈、杏、枣、柿、松、玉蜀黍、石斛。我不明白这十八熟中为什么唯独没有每届深秋漫山遍野几千亩的柑桔。桔子名堂很多，有朱桔、绿桔、塘南桔、平桔、蜜桔、芳塌桔、包桔、绵桔、沙桔、早黄桔、穿心桔、波斯桔、荔枝桔、甜冻桔等，我曾在浙江临海山里尝到可带皮食用的“涌泉蜜桔”，据说因为该桔子皮太薄，桔瓢含糖量高，糖分把桔皮粘住剥不开，幸好这里山中无污染，种植也不喷农药，洗干净带皮吃吧，反正桔皮也入药，有开胃、健脾、燥湿化痰、解腻留香的作用。

洞庭东山镇上的席老师告诉我，洞庭山上的柑桔品种很多，有早红、朱桔、福桔、青红桔、粗皮黄桔、细皮黄桔，还有甜橙、脐橙、代代、柚子、香橙、香橙、蟹橙等。从前洞庭山早红小桔10月上旬上市只有一角一斤，到东山的上海游客随手摘几个尝尝，好客的山民也无所谓，有人研究，这洞庭早红桔早在宋代就已经种植。洞庭山在唐代已种有朱桔，唐诗云：“邻君病后思新桔，始摘犹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此是桔中晚熟品种，可以储存到来年一、二月

份中也不错。洞庭山的福桔果大漂亮，色红艳丽，以往过年，苏州、上海人家喜欢把福桔、香橙放在瓷盘里清供，红黄双艳，明目悦心，呈祥添福。老苏州说，洞庭山产的香橙有细皮、粗皮、癞皮三种，香味味酸，不堪食用，仅为观赏和药用。

记得我小时候每到过年，父亲会从苏州弄来几只香橙放在明代青花瓷盘里与水仙花伴为清供之用，满室蕴香，经久不散，现在上海要找几只香橙玩玩好像很难。

不久前我在上海“孔家花园”餐厅用餐，老板杨子江先生让我品尝一款据说是宋美龄最爱吃的“爱庐蟹粉”味极佳。查《山家清供》有“蟹酿橙”一菜，橙用黄熟大者，截顶剜去瓢，留少液，以蟹膏纳其内，仍以带枝顶覆之，入小甑用酒酿水蒸熟，加苦酒入盐佐，既香而鲜。其实用的就是宋代就有的色鲜黄色的洞庭山“蟹橙”又名“罗汉橙”，此果味酸甜，有特殊香气，极驱腥腥，蟹橙果顶有一浅环，顶点呈乳头突出，是烹调“蟹酿橙”美食的最佳“道具”！

年都有多批日本宗教团体来鱼山参拜曹植墓，并进行民间文化交流活动。

出景区，听门口售票员说创造了文字的仓颉墓地离此也不远时，看时间还够，立即驱车赶去了。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结束了结绳刻木记事，开辟了中华民族人类进化史上的新纪元。仓颉墓在微微隆起的高地上，旁边有一条小河，水流潺潺、芦苇茂密，是一处风光之地，当地人称“仓王坟”。据说原有高大的墓冢，古碑数幢，祠



堂3间。可惜我看到的仅是墓冢，没有围墙，连门票也免了，其他建筑不知这些年来是否已经修复。让人感慨的是，偌大的仓颉墓景区也仅有我一个游客来此凭吊。

虽然时光已过去数年，但我一个人凭吊曹植墓和仓颉墓的情景至今仍忘不了。

也来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报社的聚会。那天我正好坐在赵老旁边，于是向他汇报了夏老为《新民晚报》复刊十周年题词的事。赵老听了也很高兴，说：“你们要把题词的手迹制成版，在元旦当天刊登出来。”

夏老说他喜欢读《新民报》，并“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有人曾向他讨教如何办好报纸副刊，夏老在答问中反复强调：“报纸的编辑要密切关心群众，要了解广大读者的要求和愿望，体贴他们的心情，诚心诚意地为读者服务。”他之所以喜欢《新民晚报》，支持《新民晚报》，就是因为《新民晚报》是一张关心群众、为读者服务的报纸。

明起刊登一组《法官心语》，责任编辑：徐婉青。

十目谈

冬至的思念